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二尊 振鐸羅漢

普化尊者，未詳名姓，亦未知何許人，從何時出家，從何師得道，俱失於查考。但尊者為人，不拘繩檢，放蕩於禮法之外，嘗提化街中，佯狂無度，手中執持一鐸，凡見人無高下，只振鐸一聲，乞求施予。時人見其所為如此，有似木鐸勸化者然，故遂號普化和尚，嘗居止無垢庵，作為證悟之言曰：

佛體本無為，迷情妄分別。法身等虛空，未曾有生滅。

有緣便出世，無緣佛入滅。處處化眾生，猶如水中月。

非明亦非幽，無生亦非滅。生亦未曾生，滅亦未曾滅。

了見無心處，自然無法說。

又七言詩曰：

燭無為目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

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尊者整日沿街振鐸，叫云：「明頭來也打，暗頭來也打。」人莫解其意。一日，臨濟禪師命從游僧徒捉住尊者問云：「汝說明也打，暗也打，不能必其常明，必其常暗，假饒不明不暗時如何？」尊者心忖曰：「莫道世間人睜朦，眼前便是賞音人。天道有明有暗，亦有不明不暗時分，明暗既打，不好說不明不暗不打，這禪機被人識破。只應曰：「不暗不明休妄說，來日大悲院有齋，任你來打。」只說此一言，相辭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沿街振鐸暗明來，臨濟禪師識詐。

不暗不明何主意，無言只應大悲。

尊者一日暮至臨濟禪師院，手持一莖生菜啖之，臨濟師曰：「這漢粗大，酷似一頭驢子。」尊者聞言，便作驢鳴數聲。臨濟禪師笑曰：「此漢因人成事，碌碌無奇，何足弄哉。」乃休而不較。有詩為證：

菜根生啖味何如，酷似昂藏一匹驢。

尊者甘為驢自叫，濟師大笑不圖謨。

尊者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在僧堂與眾僧閒坐，講論如來法旨。「某祖出自某人名下，某祖傳自某人衣鉢，某祖住世若干年，建立有幾功果，某祖游遍若干，普濟有幾萬眾生。釋家源流雖若燈之相傳不滅，其實俱有個要機，吾為汝眾人言之：認佛性，則淪於空，論佛心，則滯於實。有此實心，斯佛性不為頑空，有此空明，斯佛心不為著象。」又曰：「有力雖偽，棄之則佛道難成。無為雖真，執之則慧性不朗，此自古迄今，眾生為佛真訣，汝等當識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閒坐僧堂論法門，源流歷歷掌中輪。

要機不外明空實，自古流今所共聞。

臨濟禪師又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私議云：「新來普化長老每日在街市中募緣提化，掣時掣顛，知此人是凡是聖？」眾僧無以對。言未畢，尊者適從外來，普濟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？」尊者云：「汝性聰惠，知我是凡是聖耶？」臨濟禪師見尊者平日振鐸顛狂，亦器重之，但不合以自聖為問，故大聲喝之使退，無得亂說。尊者以己之所為，眾人固不識也，臨濟頗具隻眼，河陽木塔卑卑無足致矣。遂以手指謫之云：

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。

臨濟小廝兒，卻具一隻眼。

尊者指謫此言，蓋右臨濟而左河陽木塔也。臨濟佯為不知而罵曰：「死賊驢。」尊者即應聲云：「既是賊，便當出去。」二人對面談禪，可為會悟者道，難與膠固者言也。所謂得意笑談皆契友，知心妙處不須多是也。有詩為證：

撫琴信是要知音，不是知音枉費心。

臨濟與師相契合，一言解悟兩情真。

尊者又嘗於闌闌間振鐸唱曰：「覓個去處不可得。」人莫解其意。獨道吾禪師中道遇之，聞其呼唱，問曰：「汝這和尚，終日雲覓個去處不可得，且問汝欲覓甚麼去處而不可得也？」尊者即反詰之曰：「汝問我欲往甚麼去處去，我且問汝今從甚麼來處來，知得汝來處，便知吾去處也。」道吾途中被尊者一駁，口若乞暗，莫知所對。尊者知道吾非是談心之侶，遂不顧盼，掣手振鐸，仍前呼唱而去。道吾深服其論，有詩為證：

覓求去處竟難諧，且問渠從那處來。

道友默然無語對，老僧掣手即離開。

尊者功完行滿，一日將示寂，乃振鐸入市大呼，謂眾曰：「窮冬臘盡，上下左右無衣遮護，乞坊廂施主為我舍個直裰。」俗人莫知此為示寂禪語，真以為寒冷無衣，有哀其窮，或與以披襖者，有矜其冷，或與以布裘者，尊者俱推辭不受。次日仍前振鐸，市中呼叫，市人叱之曰：「此和尚好不知足，好難為人，不受披襖，不受布裘，二者之外，欲求綾羅緞絹為汝作直裰耶？」臨濟禪師知其主意有在，不向人泄漏其機，只背地令人以木棺遺之。尊者見棺木發笑曰：「可惡臨濟小兒，取來尊長面前饒舌。」遂對使受之。自後不復沿街呼叫。次日，自擊其棺，出城北門外，振鐸數聲，入棺，長嘯一聲而逝，有詩為證：

乞施直裰寓禪機，裘襖相遺總不知。